

我小时候,奶奶从山东来上海看父亲,整天躲在屋里,缩颈弓背,两袖对插,来回跺脚,不停叨叨:“害冷、害冷。”“害”与“冷”,修饰与被修饰,远开八只脚,浑身不搭界,骤然撮合,言外之意的情绪出来了,就像《水浒传》里“那雪正下得紧”的“紧”,传神!奶奶每次来,住不了多久,就去天津的姑姑家,那里屋内烧铁炉。

那时,淮河以北的工厂职工,有取暖费,买煤烧炉。农村农民家家户户烧火炕。晚上,早早赤膊钻被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家的热乎劲渲染出来了。

长江在淮河以南,上海在长江以南,冬天屋里没暖气,室内室外一样冷。那时的窗框都是木框,日晒雨淋、热胀冷缩,冬天漏风,直吹被窝。冬天晚上:一张床、三兄弟,谁先钻被窝,需猜拳决定先后,第一个钻被窝的,属于滚地雷。进被窝前,先喝口水。

那时粮食紧张,晚饭熬一锅面疙瘩:饥饿被灌饱,肚皮胀得发亮,打一拳,倒呛水,这个玩笑开不得。半夜憋急,窗外呼呼的西北风,一缕缕钻入门窗。去,还是不去?先让子弹飞一会儿,最终憋不住,意志举手投降,裹挟着棉袄穿过“有穿堂风”的走廊,可谓“家贫天更寒”。进入厕所,一泻如注,热气腾腾的一泡,肚子瘪了,接着就是饿。

改革开放后,夏天先有电扇,接着普及空调,到了冬天,顺便吹暖风,属于借光,风源高高在上,地是水门汀,冰冷,光脚丫着地,弓起脚背。

现在地暖普及,热,蒸蒸日上,由下而上、由里而外。地暖没有北方火炕的干燥烤人,地暖出现,性价比水落石出,我到海南岛买过冬屋,飞机票+物业费+贷款利息,可抵一冬的地暖电费没有找零,最后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有了地暖的上海,冬天赛春天!室内没有春天的柳絮,没有春天的花粉;半夜上厕所,无需博弈,挥手掀开被子、光着膀子、赤着脚板,挺胸凸肚,雄赳赳、气昂昂,高抬腿,迈向厕所。在家穿着单裤T恤马甲,瞬间减肥。

地暖时代的窗户换成铜窗,严丝合缝,落地玻璃,像个大屏幕。坐在家喝黄酒,吃肥蟹,看窗外西北风,树树狂舞,如皮影戏里仙境,翩翩起舞,北风吹、雪花飘。窗外婆娑,均为有机风景。冬天的上海,地暖的上海,空间充满舞姿,时间充满旋律。

入冬,酷爱花草草友的朋友会送一两盆水仙花。进入腊月,扁盆里蓄一池浅水,鹤立鸡群的一束,亭亭玉立,花蕾一点点绽放,一圈圈散开,如碎石入池,涟漪荡开去。到了除夕,花蕾悬空散漫成一片雾,淡淡黄黄,没有春天桃红柳绿的俗艳,显得素雅,墙角一枝。

盆底垫些棉花,一摊雪白,映衬几点淡黄,搁在楼上的窗沿,略高于窗台外的一丛丛树杈,远远望去,花蕾仿佛嫁接于枝头,一片枯山水的意境。真假合一,取长补短,真的实,假的虚,就像墨痕处留白。棉絮白、枯枝黑、天色蓝、枝头黄,破春第一枝!



在我的家乡铁卜加,人们的名字一般都是四个字的,比如,仁钦东智、次仁卓玛等。四个字的名字,人们叫着叫着却变成两个字。比如,叫仁钦东智的男孩,叫着叫着,就成了仁东,叫次仁卓玛的女孩,叫着叫着,就成了次卓。这是当地的一种习惯,大概是为了方便记忆,叫起来不用太费口舌,就采用了这种简称的方式。习惯上,这种简称是取名字的第一和第三个字,而把第二和第四个字省略掉。九岁的男孩达西央达,现在大家都叫他达央,叫着叫着,人们慢慢记住了这两个字的简称,却把他的全名达西央达忘了。就连达央自己,如果有人忽然问他全名叫什么,他猛一下也想不起来。

达央的名字,是他伯伯取的。据伯伯说,这个名字蕴含着希望传统藏医在新世纪得到发扬光大的意思:达西是一味藏药的名字,同时也是民间对藏医传统经典名著《晶珠本草》的简称。“央达,就是再造辉煌的意思。”达央的伯伯说。

达央的伯伯名叫玉妥赞布,是当地有名的藏医,医术高明,经常到当地的雪山草原去采摘各种药用价值极高的花草,炮制成各种藏药,救治当地患病的百姓。他几乎认识草原上所有的野生花草。每每学校放了暑假,草原上草长莺飞,花草葳蕤时,他就带着达央,翻山越岭,去采摘花草,这也是达央暑假里最喜欢做的事。

说起达央的伯伯玉妥赞布,人们并没有依照当地习惯,取他名字的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把他简称为玉赞,而是叫他曼巴玉妥。这里的曼巴,是藏语医生、大夫的意思,

而玉妥,则是藏族历史上名震四海的著名藏医,全名玉妥·云丹贡布,是吐蕃时期杰出的医学家、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所以,人们把他称作曼巴玉妥,足见人们对他的尊重和推崇。

达央则把曼巴玉妥叫阿克。阿克是藏语伯伯或叔叔的意思。达央这样叫他,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达央的阿爸阿妈也这样叫他,甚至当地人在称呼他曼巴玉妥时,也要在称呼前面加上阿克的称谓。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达央的伯伯曾出家为僧,依照当地习惯,出家人也被称作阿克,在叫法上,跟伯伯、叔叔的称谓一模一样。曼巴玉妥现在虽然还俗了,但他曾是一名僧人,人们称呼他时,依然忘不了他曾经的身份,在他名字前面加上阿克的称谓。达央的叔叔曼巴玉妥,也欣然接受了这一称呼。而他也用在寺院时学会的藏医学,为当地百姓诊疗治疗。

草原到了美得不得了的时候,达央的学校放假暑假了。达央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放眼望去,遍地都是烂漫的野花:先是一片瑞香狼毒把从学校到公路边的大片草原点缀成了绿底白花的锦缎,接着是一片被我们叫作“佐茂嫩玛”——母犏牛的乳房的甘肃马先蒿把阿克丹巴家的牧场用深浓的紫色霸占了。快到铁卜加小牧村的“大河”河岸上,一大片天山报春把一片沼泽地用粉红色掩藏了



智慧快餐

郑辛遥

为新年开门红——干杯!

这是40多年前的一句话了。那些年我忙于工作,常常嗓子痛喉咙哑,吃多少药都没用。

住宁波的妈一封封来信催:“快回来,吃点带魂灵的菜,给你补补。”我没空去,总被妈骂,骂到我没办法,才回去一次,多半是春末。

蚕豆熟了,豆壳上有茸茸细毛,嫩得可以掐出水来。妈一面煮豆一面夸,这豆水灵灵的,带着魂灵呢!蚕豆多吃易上火,但我天天吃顿顿吃,一点没异样,没两天,嗓子也不痛了。妈说,这豆有魂灵,知道缺啥补啥!

每年冬至前,妈也要我回去。她总无端猜测,我熬夜了?面黄肌瘦了?老家早已没祖坟可扫,冬至回去干啥!但妈催得紧,我只好去。妈说,打过霜的青菜,又甜又糯,你们上海哪有?那菜碧绿生青,叶子厚实又嫩滑,一烧就酥,吃在嘴里香、鲜,简直是入口即化。冬天别的菜蔬少,就天天吃青菜,那味道别提有多好!我每次只能待几天,妈总是说,这带魂灵的菜,你吃了两三天,脸色就转过来白了。可惜不能带到上海去。后来妈回了上海,再后来,她走了,这带魂灵的菜再吃不到了。

近日,益美阿姑听说我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打电话要我回老家去。她说,你们吃不到新鲜菜,身体怎会好!快回来,吃点带魂灵的菜,给你补补!这句话,已几十年没听见,一时没忍住,眼湿了。益美阿姑的父亲若水太公曾长期做我外公的管家。阿姑得知我写书,一次次给我讲外公的故事,与我很亲。她家开厂,老公里外都是一把手,她当

起来。达央心情愉快地穿过一片片花海,打算径直去找阿克,让他带自己去采摘花草去,刚走到伏侯城遗址脚下,就看到阿克盘腿坐在一片露蕊乌头的花丛中,像尊雕塑。扎央急忙跑到阿克身边,问他在做什么?

“我已经把这一大片野花采摘下来,供奉给了自然神灵。”阿克说。达央看着遍地的野花都毫发无损地随风摆动着,一缕缕花香在风中弥漫。达央疑惑地看看阿克,不由得张大鼻孔吸了几下。花香虽然混杂在一起,但达央依然能够分辨出来,这里有瑞香狼毒的清香,有甘肃马先蒿的乳香,有露蕊乌头略带药草味儿的异香。“这些花儿不是好好地长在这儿吗?”达央问阿克。

“是的,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阿克说着,将达央坐在他身边,“向神灵供花的仪式是从印度传到青藏高原的。印度是亚热带地区,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采摘花草举行供花仪式,对他们来说唾手可得。而咱们高原,气候高寒,只有短暂的夏季才会开花,不能随意采摘花草,不然会破坏草原生态的。所以,智慧的藏族就发明了这种用意供奉鲜花的仪式。”

“那这是怎么做的?”

“心怀虔诚,观想眼前看到的所有野花,都已供奉到了神灵面前,这样,花草并没有被采摘,心意却得到了表达。”

“这样也可以啊?”达央惊奇地问。

“我想神灵一定乐意我们这种两全其美的做法。”阿克说。

这十多天日子很难过,嘴唇受伤被缝了几十针,牙齿更是摇摇晃晃,不可以咬硬东西,每天三餐只可以吃面糊涂。

唉!不知道是谁说的,人这一辈子就是看山看水看世界,我觉得有道理。我来这里二十多年了,很想更深入地了解上海。老乡推荐了可以横跨上海的一对一同城快递兼职。我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在肉铺里忙,8点左右老婆会过来接班守店。这时,我就可以打开同城快递的App接单了。

第一单,我比较谨慎,选择短距离单子,送的是鲜花,感受到了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先到位于灵石路的花鸟市场转了两圈,取件地址写的是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的A区B区。好在我嘴甜,帅哥阿姐叫了三个人,找到了取货地。核对单号及收货地址,拍照上传,把鲜花捧到电瓶车的踏板上放好。据老手传授的经验,到收货地址的楼下,为节约配送时间,最好先给收件人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没接,再打,还是没人接,我已爬上六楼。电话接了。

“谁呀!”

“您好,你的鲜花已经送到了!”我很礼貌地回答。

“放门口!没看到我门口的牌子?”好像我欠她钱似的。

我一溜小跑下楼就继续等待派单或准备自己抢单的操作。突然,App上弹出一个提示,被投诉了。后来才知道,有很多收件人门上会写“请勿拨打电话,放门口拍照即可”。也难怪,写这样牌子的收件人多半怕影响自己或家人休息,也有怕把家里的宠物宝宝吵醒乱叫。

其实,不打电话放错地方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特别是离普陀区较远的地方,有点路况不熟悉,骑着电动车还要看导航,至于沿途的风景就没有心思去欣赏了。

这一单是从曹安路绿植市场到宝山的一个小区。送的是一大束白菊花,聪明人都懂,菊花一般是祭祀用的。根据导航,我来到小区楼下,拨打了收件人电话。是否送到门口要尊重客户意见,否则,把这么一大束菊花往人家门口一放,不吉利,甚至会遭投诉。

电话还是没打通。又仔细看了一下收件人地址,突然发现好像走错小区了。明明是95弄,怎么现在是105弄?问了一位遛狗的阿姨才知道,小区没走错,只是小区里左边是95弄,右边才是105弄。我一身冷汗,如果刚才联系不上直接把菊花放在105弄某号的302门口会是什么情况?人家不报警才怪呢!我对着这大束菊花作了个揖。好在收件人回了我电话,让我在95弄某号楼下等,他马上下楼取。

还是言归正传。我跑单,主要是充实自己。路途发现漂亮的风景区,送完手头这一单后我就不再接单。我曾骑车跑了69公里到东海边送完单后,就在大海边朗诵自己的获奖诗篇;也曾跑到偏远郊区没有回程单闷闷不乐时,突然闯进有自行车道的古树林,停下来抚摸着粗壮斑驳的古树,揣摩着它的过去今生。最开心的是从浦东到浦西的轮渡上,庆幸自己能在黄浦江的怀抱里,成了亲人的骄傲。

那天下午,我闲得无聊,就打开App,接到了一个到我肉铺附近的顺路单。很快在我家小区附近取了件,在熟悉的桃浦路上,这边路宽车少路况好,天不冷不热,心情也很荡漾。看着路边刚装修好的门面思想着以前的样子……唉!哗啦……

我撞上了前面的残疾三轮车,我爬起来,感觉下颚不适,用舌头一舔,下嘴唇已经……后来被送到同济医院,就成了文中开头样子。在救护车上我特别清楚,刚才撞到的那一刻,准备看山看水看世界的我,正在被别人看。事实证明,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工作是没有的,要停下来看。否则,你的梦想会马上结束。

看山看水看世界

鲁传江

我们的嵊州之旅,从一碗面开始。面馆是东前街边一幢白墙黛瓦的寻常房子,名字却风雅,叫“前岗辉白”。

老板热情接待我们,亲自倒茶,如数家珍地介绍前岗辉白烘制的七道清代传统工艺。老板娘亲自上菜端面,笑语盈盈。冷碟精致,荤素均衡。糟肉很用心地摆成一半纯瘦,一半五花,薄薄一片放进嘴里,唇齿溢香。豆腐拌川端在面前,只见豆腐不见面,浇头量足。拌开后入口,豆腐融合了肉末、虾仁、小葱,让筋道的面条变得鲜香浓郁。

茶足面饱后出门,撞见墙上赫然写着“茶舍见一面”,巧妙地吧喝茶吃面的定位在一句平常话里体现出来。茶香面暖,回味无穷,这便是嵊州给我的初步印象,嵊州人连一茶一饭,都讲究个渊源与交融,将寻常日子过得艺术的底子。

饭后,我们拜谒了刘文西美术馆。刘文西是从嵊州走出去的人民艺术家,刘文西笔下那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与他故乡嵊州这清秀婉约的山水,看似截然不同,其精神内核却一脉相承:那便是对生活本身无限的爱与敬重。越剧唱的是儿女情长、世事悲欢;刘文西画的是大地苍生、时代气象。形式迥异,根却紧握着同一片土地。

踏入越剧博物馆大门,百年的风华便扑面而来。玻璃展柜里,那些手抄的工尺谱纸页泛黄,字迹娟秀。黑白照片上,早年的“小歌班”艺人,身着粗布衣衫,眼神却亮如星辰。老唱机里,可以随意点播百年来的越剧唱腔,跨越时空地与越剧先人对话。讲解员是位本地小姑娘,皮肤白皙,笑容甜美。娓娓道来袁雪芬改革唱腔、越剧十姐妹的义演,声音轻柔,却字字千钧。一边讲还一边唱,从落地唱书到各大流派,她自豪的眼神充满对越剧的热爱。

越剧寻根的渴望,引领我们走向剡溪之畔的施家岙。这里被尊为女子越剧的摇篮。这座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如玉的古戏台,默默无言。我仿佛看见百年前,一群被世俗眼光轻视的乡村女子,就在那里,对着剡溪和青山,怯生生地亮出第一声歌喉。那歌声起初或许微弱,却像一枚投入历史深潭的石子,涟漪终成巨浪,涌出了嵊州,漫过了江南,直至响彻整个华夏。凝望静静流淌的剡溪,嵊州女子影影绰绰的水袖轻扬,清丽婉转的唱腔,仿佛不是从耳边,而是从脚下的土地里,从剡溪的流水中,丝丝缕缕地渗将出来,与我的心跳共鸣。

嵊州两日的时光太短,短得像戏台上一个转身,一句拖腔。嵊州的韵味,不只是一餐美食、一片村落、一段戏曲,更与嵊州人的生活艺术、文化底蕴和进取精神同在。他们用热忱、智慧与勤劳,筑起了永不落幕的戏台与家园。

七夕会

蔡晨赞

嵊州之韵

在我们的嵊州之旅,从一碗面开始。面馆是东前街边一幢白墙黛瓦的寻常房子,名字却风雅,叫“前岗辉白”。

老板热情接待我们,亲自倒茶,如数家珍地介绍前岗辉白烘制的七道清代传统工艺。老板娘亲自上菜端面,笑语盈盈。冷碟精致,荤素均衡。糟肉很用心地摆成一半纯瘦,一半五花,薄薄一片放进嘴里,唇齿溢香。豆腐拌川端在面前,只见豆腐不见面,浇头量足。拌开后入口,豆腐融合了肉末、虾仁、小葱,让筋道的面条变得鲜香浓郁。

茶足面饱后出门,撞见墙上赫然写着“茶舍见一面”,巧妙地吧喝茶吃面的定位在一句平常话里体现出来。茶香面暖,回味无穷,这便是嵊州给我的初步印象,嵊州人连一茶一饭,都讲究个渊源与交融,将寻常日子过得艺术的底子。

饭后,我们拜谒了刘文西美术馆。刘文西是从嵊州走出去的人民艺术家,刘文西笔下那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与他故乡嵊州这清秀婉约的山水,看似截然不同,其精神内核却一脉相承:那便是对生活本身无限的爱与敬重。越剧唱的是儿女情长、世事悲欢;刘文西画的是大地苍生、时代气象。形式迥异,根却紧握着同一片土地。

踏入越剧博物馆大门,百年的风华便扑面而来。玻璃展柜里,那些手抄的工尺谱纸页泛黄,字迹娟秀。黑白照片上,早年的“小歌班”艺人,身着粗布衣衫,眼神却亮如星辰。老唱机里,可以随意点播百年来的越剧唱腔,跨越时空地与越剧先人对话。讲解员是位本地小姑娘,皮肤白皙,笑容甜美。娓娓道来袁雪芬改革唱腔、越剧十姐妹的义演,声音轻柔,却字字千钧。一边讲还一边唱,从落地唱书到各大流派,她自豪的眼神充满对越剧的热爱。

越剧寻根的渴望,引领我们走向剡溪之畔的施家岙。这里被尊为女子越剧的摇篮。这座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如玉的古戏台,默默无言。我仿佛看见百年前,一群被世俗眼光轻视的乡村女子,就在那里,对着剡溪和青山,怯生生地亮出第一声歌喉。那歌声起初或许微弱,却像一枚投入历史深潭的石子,涟漪终成巨浪,涌出了嵊州,漫过了江南,直至响彻整个华夏。凝望静静流淌的剡溪,嵊州女子影影绰绰的水袖轻扬,清丽婉转的唱腔,仿佛不是从耳边,而是从脚下的土地里,从剡溪的流水中,丝丝缕缕地渗将出来,与我的心跳共鸣。

嵊州两日的时光太短,短得像戏台上一个转身,一句拖腔。嵊州的韵味,不只是一餐美食、一片村落、一段戏曲,更与嵊州人的生活艺术、文化底蕴和进取精神同在。他们用热忱、智慧与勤劳,筑起了永不落幕的戏台与家园。

